

## 2025年第31期新闻稿：主要来自美国的单边非法制裁 每年导致50万平民死亡



《我们存在》，卡伦·保利娜·比斯韦尔（哥伦比亚）作于201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生活在战区或受封锁国家之外的人们假装周遭一切如常，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之事。当我们读到战争相关报道时，总觉得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关，许多人甚至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武器或制裁造成人类苦难的内容。当炸弹和银行对地球发动战争时，学术界的经院哲学和外交官的低声辞令皆归于沉寂。1945年8月6日，授权对广岛（日本）投掷原子弹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通过电台宣称：“如果[日本人]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应准备迎接从空中降下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杜鲁门欺骗性地宣称广岛是一个军事基地，以此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正名。但他却只字未提那枚名为“小男孩”的炸弹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据**广岛市**记载，“此次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确切死亡人数尚不清楚。根据估算，到1945年12月底，辐射中毒的急性效应已基本消退，死亡人数约为14万”。当时广岛的总人口数为35万，这意味着该市40%的人口在此爆炸后五个月内死亡。“毁灭之雨”早已降临到他们头上。



《街头儿童》，路易斯·梅克（津巴布韦）作于1997年。

知名健康和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íguez）、西尔维



奥·伦东（Silvio Rendón）和马克·韦斯布罗特（Mark Weisbrot）合著的一篇文章，其标题极具科学严谨性：《国际制裁对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影响：跨国专家小组数据分析》（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age-specific mortality: a cross-national panel data analysis）。这些学者研究了主要由美国、欧盟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实施的制裁的影响。这些措施常被称为“国际制裁”，但实际上并无任何国际性含义。大多数制裁皆在《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管辖范围之外实施，而该宪章第五章明确规定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决议才能采取此类措施。然而，强国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常常绕过此程序，对他国实施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非法单边制裁。

根据**全球制裁数据库**（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对世界25%的国家实施了**制裁**。其中，仅美国一国就**制裁了**这些国家中的40%，之所以称为单边制裁是因为这些措施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同意。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仅**8%**的国家受到制裁。制裁的泛滥表明，北大西洋强国已将“不费一枪一弹的战争”常态化。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19年在成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时所言，制裁是“比战争更强大的东西”。





《双生子》，盖尔·马斯基（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2023年。



威尔逊总统声明中最残酷的表述，来自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就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所发表的言论。经济与社会权利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的知名专家团队在赴伊拉克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1990年至1996年间，制裁**导致**“超过50万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简言之，伊拉克因制裁而死亡的儿童人数超过了两枚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和近期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灾祸致死人数的总和”。在CBS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中，记者莱斯利·斯塔尔（Leslie Stahl）就该研究向奥尔布赖特提问“我们听说有50万儿童死亡，这比广岛遇难儿童人数还要多。所以，您认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这是一个真诚的发问。奥尔布赖特本有机会进行辩解：她可以说她还没有时间研读那份报告，也可以把责任推到萨达姆·侯赛因的政策上去。然而，她却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换言之，为了破坏萨达姆·侯赛因所领导伊拉克政府的稳定，杀害五十万儿童是值得的。当然，这个政府最终并非被制裁推翻。相反，人民又遭受了七年的苦难，在此期间，再无针对超额死亡的可比研究。最终，靠美国大规模非法入侵才推翻了伊拉克政府（非法性在于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平心而论，奥尔布赖特后来曾**辩称**，“我已无数次表示过后悔，那是句愚蠢的发言，我本不该那样说。”但是，她确实说了，并留下无可辩驳的烙印。



《第一顿晚餐》，莎拉·伊萨卡里安（伊朗）作于2016年。

通过制裁来制造苦难者对其行径心知肚明。奥尔布赖特称她的言论是“愚蠢的”，但却并未说这一政策是错误的。2019年，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马特·李（Matt Lee）**就委内瑞拉受到的制裁向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发问，他**回复**称：“我们总希望事情进展得更快……包围圈正在收紧。人道主义危机每时每刻都在加剧……你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人民正遭受着日益加剧的痛苦和苦难。”蓬佩奥的言语既典型也正确：非法制裁只会带来痛苦和苦难。

那么，《柳叶刀》这项关于国际制裁的新研究揭示了什么？

1. 1971年至2021年间，单边制裁每年导致564,258人死亡。
2. 因制裁而死亡的总人数超过了战场相关伤亡人数（每年10.6万人），并“与包括平民伤亡在内的战争总死亡人数的估算值（每年约50万人）相当”。
3. 如您所料，最脆弱群体是五岁以下儿童和老年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占制裁致死总人数的51%（1970年至2021年间）”。
4. 美国和欧盟的单边制裁比联合国制裁更具杀伤力，“美国制裁似乎正在推动不良死亡率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或欧盟实施的单边制裁可能本意就是对目标人群产生更大负面影响”。
5. 美国制裁（和欧盟制裁）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负面的影响，是源于“美元和欧元在国际银行交易中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被广泛使用，以及制裁的域外适用性，尤其是美国的制裁”。
6. 分析表明，“制裁对死亡率的影响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持续时间较长的制裁事件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结论指出，“从基于权利的角度来看，制裁导致伤亡的证据应足以成为呼吁中止使用制裁的充分理由”。





《阿拉伯联盟酒店》，迪亚·阿扎维（伊拉克）作于1971年。

2025年3月，我们发布了名为《帝国主义战争与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抵抗》（*Imperialist War and Feminist Resistance in the Global South*）的专题报告，以委内瑞拉为主要案例，阐述了制裁的影响以及遭受攻击的社会如何通过女性的工作而团结起来。他们知道“毁灭之雨”的滋味，并正为壮大社会而战。正如我们**事实资料分析**所示，2017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导致其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13%，相当于估算总计2,260亿美元或每日7,700万美元的损失。

1995年，即美国于2003年非法入侵伊拉克前的制裁期间，萨阿迪·优素福（Saadi Youssef）（1934-2021年）写下了一首震撼人心的诗作，名为《美国，美国》（*America, America*）。下文是该诗作的最后一节：

我们不是人质，美国，  
你的士兵也非神兵天将……  
我们是贫瘠者，拥有沉没之神的土地，  
公牛之神，  
烈火之神，  
悲伤之神，将泥土与鲜血交织成一首歌……  
我们是贫困者，拥有贫民之神，  
他从农民的肋骨中诞生，  
饥饿  
却明亮，  
高昂着头颅……

美国，我们是已死之人。  
让你的士兵来吧。  
凡杀一人，就令其起死回生。  
我们是溺亡者，尊敬的女士。  
我们早已沉没。  
让洪水尽情地来吧。

热忱的，

Vijay